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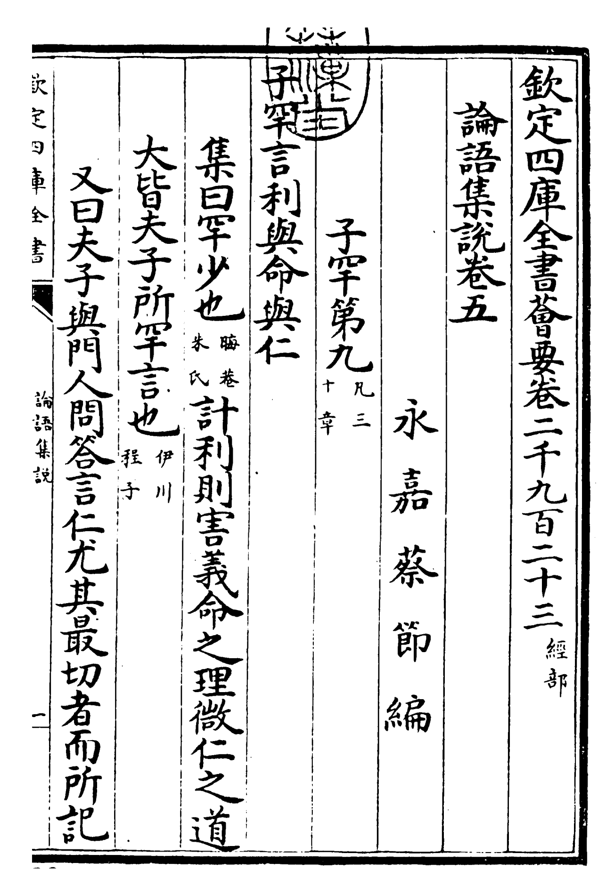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說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三 經部

論語集說卷五

永嘉蔡節編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集曰罕少也 晦菴朱氏 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伊川程子

又曰夫子與門人問答言仁尤其最切者而所記

止於如此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勉齋黄氏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執專執也聖人道全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

名乎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然則吾執御矣此雖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亦可見道無乎而不在也晦菴朱氏 河南尹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一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曰純儉儉約省也禮人臣當拜於堂

下泰驕慢也時臣驕慢故拜乎上從下謂從下拜之禮也邢氏疏　節謂麻冕固禮也今用絲則儉矣聖人所以從衆者取其儉也拜下亦禮也今拜上則泰矣聖人所以違衆者惡其泰也衆人之所為聖人或從之或違之亦曰酌夫禮之輕重而已矣東谷

鄭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聖人欲明君臣之分故不得不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然必舉純儉之從衆為言何也其意不在純儉特以明夫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焉耳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並音無

集曰絕無之盡者毋無通意者私意也必者期必也固者執滯也我者有己也毋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毋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毋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執滯也毋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一念之私意動於内而係於事故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必固我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而我復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夫子於此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

有耳晦菴朱氏成都范氏　南軒張氏曰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固則凝於事之後也

又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横渠張子節謂始學者則當絕去此四事成德者則絕無此四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曰匡地名史記曰陽貨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晦菴朱氏畏者有戒心之謂藍田呂氏道之顯者謂之文上蔡謝氏茲此也夫子自謂也朱氏文王既沒故夫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馬氏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並音泰與平聲少失照切

集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牢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註疏與疑辭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少年少也鄙細也試用也不試言不為世用也大宰見夫子之多能疑其為聖而問之子貢子貢告之以人之受

才有限而夫子則不可以限量拘是天縱之殆聖而又多能也蓋聖無所不通多能乃其餘事耳夫子聞大宰之語姑以少賤能鄙事為言又慮以聖為必在乎多能故繼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試故藝言功業不試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于此申上章之意也晦菴朱氏槃山黄氏南軒張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集曰叩與扣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也鄙賤也兩端上下始終本末精粗之類是也竭盡也夫子語門人謂爾以吾為有知乎蓋無餘知也雖空空鄙夫有問於我我亦未嘗不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以告之也此章之意慮門人以聖道為高妙而教之有隱也故即所以告鄙夫者以曉之耳本伊川程子南軒張氏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集曰鳳靈鳥河圖河中龍馬負圖皆聖王之瑞也

已止也（晦菴朱氏）聖人斯言葢見聖王之不作而道之

終不行也故假鳳圖而興歎耳（南軒張氏）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趨（齊音咨衰倉回切少失照切）

集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

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晦菴朱氏）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成都范氏此皆自盡而已非為人故也龜山楊氏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鑚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苦位切鑽祖官切罷部買切

集曰喟歎聲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罷

止也卓立貌末無也註仰之則彌高而不可及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見之未端的也此顔子稱聖道之妙而求之未得其要也博文使致其知也約禮使謹於行也約禮即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教人不過博文約禮二端循循善誘使由其序而進之此顔子稱聖人教以用力之地也欲罷不能行之力也既竭吾才力之盡也如有所立卓爾至是所造益深所見益親切也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是雖未達一間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本晦菴朱氏說　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而有輝光之大皆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節謂顏子至是尤難為功不特自無所用其力雖聖人亦無所容其力也　東萊吕氏曰夫子之道於不可窮不可測之中而又有可至之理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則欲罷而不能於有所立有所見之中而又有不可及之妙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致堂胡氏曰此顏子學有所得自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反覆誦味此章則聖人之道之至與夫教人先後之序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可得而研求矣

南軒張氏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閒去聲

集曰疾甚曰病包氏註少差曰閒孔氏註無寧寧也馬氏註詐謂作偽以欺人也禮大夫已去位無家臣子路以夫子病亟欲使弟子行家臣禮以治其喪夫

子病差始知其事故言由之行詐也久矣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南軒張氏曰天即理也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成都范氏曰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自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而莫之知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本晦菴朱氏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切匵徒木切賈公土切

集曰韞藏也匵匱也諸之也賈謂賈人知物之善惡而能奠其賈者也即周禮司市所謂賈民是也沽賣也子貢以夫子有道不仕故設為二端以問焉夫子言但當如玉之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沽之哉沽之哉所以深斥求之之鄙也待賈之言義命皆盡本馬氏註晦菴朱氏無垢張氏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曰東方之夷有九種陋僻陋也欲居九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人未喻疑以為陋不可居殊不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何陋之云乎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曰周衰詩樂失其傳而雅頌紊矣孔子自衛反魯在魯哀公十一年冬取其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者為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為頌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而樂正矣本鄭川史氏說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曰困亂也馬氏註　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之謙辭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南軒張氏　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程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集曰逝往也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環而不舍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其易見者莫如川流故聖人於此指以示人欲學者知無息之體而不使功力有豪釐之閒斷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説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節釋曰以好色云者所以明其好之之篤也好德如好色則其心誠於好德矣然未之見也此亦疾

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並求位切覆芳服切

集曰簣土籠也覆猶加也包氏註為山而僅少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平地而方覆一簣然進則未可量止者吾自止也進者吾自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人乎哉此所以喻夫學也學者能自強不息則積小以成大若中道而晝則前功盡棄矣本晦菴朱氏南軒張

氏說　致堂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曰惰懈怠也晦菴朱氏　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何有於惰建安游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惜之之辭蓋其日進之功於聖為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進進而不已

焉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並音扶

集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晦菴朱氏苗而不秀喻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不實喻學而不至於道者也河東侯氏蓋苗必至於實然後可君子之於學亦然是故惡夫畫也河南尹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切

集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壯之時言後生之可畏亦焉知其來者之不能如今日蓋以其進未可量也然或不能彊學至於四十五十而於道無聞焉則終於此而已矣斯亦不足畏也聖人言此以警人使之及時而勉於學耳本卷晦朱氏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說並音悅

集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巽與之言婉而導之也喜説其説不若尋繹其意河南尹氏法言拒之而未從巽言語之而未説猶云可也其或從而説焉尚庶幾其能改繹矣説之而不繹從之而不改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龜山楊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出而逸其半晦菴朱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曰帥將也孔氏註　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守諸己故也南軒張氏節謂此章言三軍之帥尚或可奪以明匹夫之能守其志終不可得而奪耳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緼紆粉切貉胡各切與平聲忮之豉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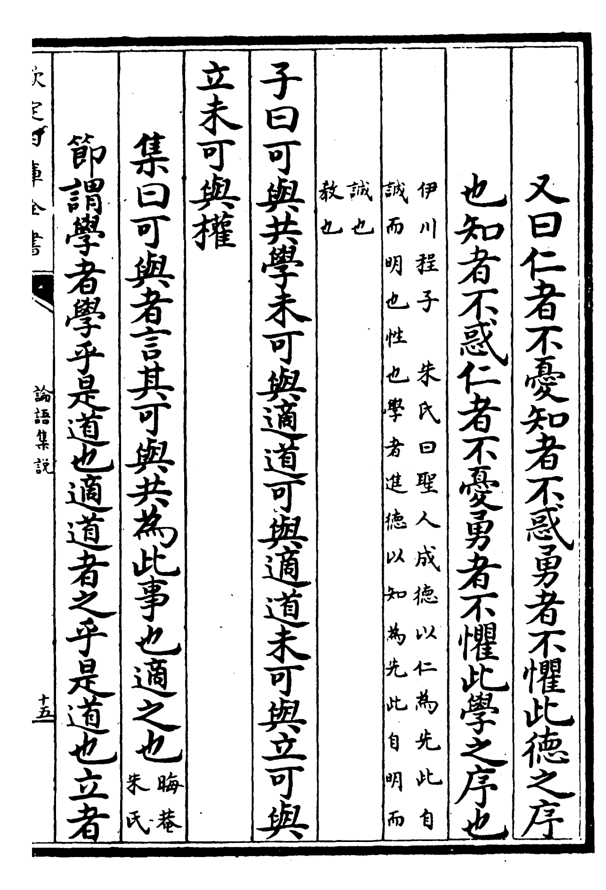
集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蓋衣之貴者忮謂有害心也求謂有貪意也臧善也以惡衣為恥學者之大病子路尚志而忘物故能不恥此其過人遠矣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夫子引之以美子路夫能不忮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是道也何足以臧夫子所以激而進之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曰春陽方盛草木榮華松柏之生無以異於衆草木至於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柏乃青青而猶存故人知其後彫耳此喻君子之守道不渝平時未易見惟於危亂險難之際斯可見之矣白石錢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去聲

集曰惟心有以明理故不惑惟理有以勝情故不憂惟氣有以配道義故不懼晦菴朱氏



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學之序也

伊川程子　朱氏曰聖人成德以仁為先此自誠而明也性也學者進德以知為先此自明而誠也教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適之也晦菴朱氏

節謂學者學乎是道也適道者之乎是道也立者

之乎道而能有所立也權者權夫事事物物之輕重而合乎道之中也惟知所以求之故可與共學知所以行之故可與適道知所以持守之故可與立知所以變通之故可與權徒知求而不知行未可與適道也知行而不知守未可與立也知守而不知變而通之未可與權也此是四等學力學者不可躐等而進也

又曰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唐棣之華通為一

章今從成都范氏分為兩章朱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切華呼瓜切夫音扶

集曰唐棣郁李也偏不正也反背也而語助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逸詩也晦菴朱氏偏其反而言唐棣之華或偏生而相背也平都李氏節謂上四句是詩文下繫以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詩人之意以華之相背興室之相遠言吾豈不爾思但室遠耳夫

子借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自未思言之則為遠既思則近矣辭涵蓄而意葢深遠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詩人因物以思人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子借詩以明道耳

鄉黨第十凡一十八章

節釋曰夫子之道初不離乎日用之閒惟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於禮故言語容貌衣服飲食朝聘擯相交際起居皆

足以為法門弟子審視而詳記之有志於聖人者可以觀矣鄉黨一篇或記夫子之行或記夫子常所訓言云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恂相倫切朝並直遥切便旁連切侃苦旦切誾魚巾切踧子六切踖子亦切與與平聲

集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聚恂恂信實之意似不

能言者謙卑遜順不敢有所先也晦菴朱氏宗廟朝廷禮法之所在便便威儀之習熟也言唯謹爾蓋謹而不放敬之至也本蕴山楊氏句讀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孔氏註朝與下大夫言和樂而不亢與上大夫言中正而不阿東溪劉氏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朱氏與與不迫遽貌玉藻所謂君子之容舒遲是也白石錢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

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切躩居縛切襜赤占切

集曰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而衣亦隨之襜如言其整而不亂也趨進翼如也者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

復反也顧還視也賔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賔不顧則禮成矣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晦菴朱氏曰陸氏云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節疑是退字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閾況域切齊音咨屏必郢切降古巷切

集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若不足以容其身也

敬之至也中門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履踐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位君之虛位也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其言似不足者不敢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屏氣似不息者屏藏其氣似無鼻息將近所尊

心莊氣肅也等階之級也出降一等下階一級也逞放也怡怡和悅也逞顏色怡怡如者漸遠所尊舒氣解顏也沒階下盡階級也趨趨而就位也位班位也沒階趨則翼如復位則踧踖如雖遠所尊未忘其敬也註疏臨菴朱氏南軒張氏白石錢氏岷隱戴氏曰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卑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出降一等稍遠君矣然後顏色怡怡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勝平聲蹜色六切覿他歷切愉

羊朱切

集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所謂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上則擧手如揖下如授下則平手如授白石錢氏曰如以物授人也此升降之容節也勃如戰色戰兢之色也踧踖踧擧足促狹也如有循禮所謂擧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謂執圭時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覿見也既享又以私禮見

也若一於莊則情不通矣有容色者和也愉愉則又和矣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紺古暗切緅側由切褻私列切袗章忍切絺丑飢切綌去逆切麑研奚切袂彌弊切上長如字下長去聲貉曷各切去上聲殺所介切朝音潮

集曰言君子者凡君子皆當然也成都范氏紺深青揚赤色是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緅在纁緇之間邢氏疏邢氏案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註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黒乃成緇矣三年之喪以飾練服飾領袖縁也紺緅不以為飾者為其似齊服喪服也紅紫閒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正服可知孔氏註袗單衣也葛之精者為絺麤者為綌謂以絺綌為單衣也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者是也緇衣黑色羔黑羊麑鹿子色白狐色黃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晦菴朱氏故三者之衣各視其裘之色以為之裼記所謂麛裘絞衣裼之羔裘緇衣裼之狐裘黃衣裼之是也石林葉氏臣日視朝之服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邢氏曰緇衣羔裘是諸侯君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葉氏曰麑裘亦施於視朝祭蜡狐裘亦施於燕居褻裘私居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者袖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寢衣今之被也

邢氏疏長一身有半此寢衣之制也南軒張氏居家居也

河南尹氏裘以狐貉取其厚而溫也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者是也故為燕居之服葉氏去除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所不佩言非特玉而已若觿礪之類皆佩龜山楊氏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節謂裳猶今之裙也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孔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齊音咨要平聲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朱氏　鄞川史氏曰殺者斂上而廣下為幅既多縫

之必殺也 喪主素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以朝於君也註疏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並側皆切

集曰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白石錢氏齊欲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東溪劉氏變食謂改常饌遷坐謂易常處也孔氏註節謂將以交於神明故雖衣布之末飲食之具寢處之所皆有別於常時所以致其敬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食不厭精之食食饐之食勝食氣之食並音嗣饐於冀切餲烏邁切飪而甚切勝量並去聲

集曰食飯也精鑿也魚肉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故不厭其精細饐食之鬱積者也餲食之鬱積而失味者也魚肉爛謂

之餒肉外變謂之敗色惡謂凡物之色變而惡者也臭惡謂凡物之氣變而惡者也失飪謂失生熟之節不時謂非時之物此數者皆足以病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惡其刀匕之失度也食物用醬內則云雞醢醬魚卵醬鼈醢醬魚膾芥醬之類是也各有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也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飲酒不為量但不使過醉而至於亂耳二者自為之節也致堂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沽市皆買也酒不自作

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其為何物之肉也此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撤去也薑去腥通氣故不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註疏白石錢氏晦菴朱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曰助祭於公所賜胙肉歸即頒之不俟經宿者重君之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矣是䙝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以少緩耳晦菴朱氏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上食如字下食音嗣齊側皆切

集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晦菴朱氏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時也成都范氏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食必祭先農瓜菜必祭先圃示不忘本也齊莊敬貌聖人雖薄物必祭其祭必齊如敬心所存不以物而輕重也朱氏又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則明無不祭之食必齊如也則

明無不敬之祭

席坐席也席不正不坐聖人之心無一而不安於正也

上蔡謝氏 范氏曰君子之所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離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不正不為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切 朝音潮

集曰杖者謂老人也

六十杖於鄉

杖者出斯出矣不敢先之也

龜山楊氏

禮之有儺所以驅禳厲氣也朝服以臨之示敬也阼階廟之東階也禮記曰朝服立於

作存室神也蓋慮祖考之靈或有恐怖欲其依已而安也白石錢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曰饋遺也嘗試也再拜而送所以致禮於所問者也□□洪氏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成都范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曰廄公廄也□□王氏傷害也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邢氏疏節謂以人為重故問人而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腥桑經切畜許六切飯扶晩切首去聲朝音潮拖徒我切召直照切

集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而後頒焉敬君之賜也腥生肉也薦進也薦之祖考也賜腥必熟而薦之

榮君之賜也牲未殺曰生　養也賜生必畜之者待有事而後殺不以遺人不敢虛君之賜也東溪劉氏禮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鄭氏曰辯音遍此云侍食於君不得祭也故君祭則已先飯若膳夫為君嘗食然粱山黄氏視視其疾也君子寢必東首順生氣也東首者不以疾而改其常度也拖引也紳大帶也病不能興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上示不忘禮也白石錢氏俟猶待也君命

召不俟駕言急趨君命也邢氏疏 又曰先行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說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殯必忍切

集曰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殯斂也為之治喪也朋友以道義相與者也其死也有所歸則已不得專無所歸則已得任之故曰於我殯朋友有通

財之義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白石錢氏晦菴朱氏東溪劉氏曰祭肉必拜孝敬之心一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齊音咨衰倉回切饌雛晥切

集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家居也容容儀也寢不尸非謂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

臨祭祀見賔客之時耳申申夭夭是也狎謂親狎

必變者色變也䙈謂數相見也貌謂禮貌也見齊

衰者雖狎必變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䙈必

以貌尊有爵恤不成人也白石錢氏曰以貌者見之必作之類也式

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錢氏曰版者書邦國人民之數式凶服所以哀有喪式負版所

以重民數此聖人在車之容也盛猶豐也饌具食

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言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

也迅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必變者敬天之怒也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註䟽成都范氏晦菴朱氏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内顧者回視也晦菴朱氏

正立執綏則容正而體安不内顧以失容不疾言親指以惑衆　梁山黄氏　成都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以言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共音拱嗅許又切

節釋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翔回翔也集下止也梁橋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是乃形容雉之知所避就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夫子嘆辭也先二句是敘其所因之事後二句是載其所嘆之辭言雉見人之容色動則飛而去之必回翔而後下止去不遲而就不亟茲其所以為時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文疑有誤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

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

集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藍田呂氏

論語集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二十四 經部

論語集說卷六

永嘉蔡節編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用之謂用禮樂也 晦菴朱氏 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而世

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世謂之君子明道程子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戹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不及門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本成都范氏 晦菴朱氏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顔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乃深喜之也晦菴朱氏 致堂胡氏曰夫子之於

回豈真以助我望之盖聖人之謙辭又以深賛顔氏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稱也故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盖誠於謹言者此邦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河南尹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成都范氏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成都范氏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顔路顔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椁外棺也請車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晦菴朱氏人子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

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為之椁乎大夫不可徒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夫豈為一車惜哉南軒張氏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並去聲

集曰噫傷痛聲包氏註孔子於顔淵之死自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也河南尹氏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何氏註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徒貢切從去聲夫音扶爲去聲

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顔淵也註疏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河南尹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晦菴朱氏致堂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夫音扶

集曰葬具稱家之有無顔子簞瓢陋巷死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本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切

集曰此切問也晦菴朱氏幽明之理一也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伊川程子說本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行胡浪切樂音洛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鄭氏註四子天下之英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所至夫子所樂

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楊氏晦菴朱氏　楊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爲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爲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刼而盟子路往救之救而不獲亦可以死矣以孔子不爲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然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

又曰此章子樂下脱子曰二字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 中去聲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即改作也仍因也

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註疏貨財之府無故

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

夫子聞閔子之言而善之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曰奚何也邢氏疏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有所至

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見於鼓瑟之際亦然奚爲於丘之門夫子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閫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上與如字下與平聲

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晦菴朱氏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南軒張氏天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爲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爲季氏宰乃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晦菴朱氏□□林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辟婢亦切喭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愚戇也

魯鈍也喭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愚則不足於知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於誠喭則不足於和晦菴朱氏□□洪氏此皆氣禀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顔

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為心而不能安受天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禀之高也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 張氏曰賜之貨殖豈如他人哉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也節謂使顏子涵養之純無一豪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門學者惟子貢資禀亞於顏子故夫子每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閫奥也子張之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為苟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明道程子君子謂言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為矯飾言與行違者南軒張氏夫子以為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苟惟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

君子者乎其與色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邢氏疏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必禀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子路勇於為義

於其所當爲者不患其不爲也特患其不知稟命耳若冉求資稟失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爲者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顔子相失顔子在後

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此驚喜之辭也夫患難之際先後不相及死與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顔子雖以爲憂顔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比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從之者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邢氏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以為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

不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也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也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氷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為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為賢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音祕夫並音扶惡去聲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 邢氏疏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繁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 南軒張氏 子路言費邑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也 邢氏疏 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

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成都范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坐才卧切長上聲毋與無同乘去聲鏗音僎比必二切哂詩忍切相去聲鏗苦耕切舍上聲撰士免切莫音暮冠去聲沂魚依切雩音于夫三子者之夫音扶非邦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晳曾參父名點孔氏註夫子語四子言我雖曰一日長於女女勿以我長而難言也女平居則言人不已知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所用之蓋使

之盡言以觀其志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赤點爾三何如孔子問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待也以俟君子謙辭也又曰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非曰能之願學焉願

爲小相皆謙辭也又曰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希間歇也鏗投瑟聲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季春三月也春服單袷之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兩非邦也與此曾晳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爲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有取於樂道不仕之曾

晳何邪蓋子路冉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其力之所至而爲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爲之念勝至若曾晳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葢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服既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既浴而風又詠而歸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

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三子之志也以道自樂者曾晳之志也惜乎晳之志雖大而行有不掩焉耳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己謂勝己之私也龜山楊氏復反也孔氏

註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節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己之私欲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云者言克己之功至也克己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洞然八荒皆在

我闔天下無一物不歸吾仁中矣其功用之速固如此也歸云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而歸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胸中故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其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克己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

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爲仁矣顏子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斯語之對朱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耳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
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
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
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

功而仁之效也晦菴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訒並音刃

集曰司馬牛名犂向魋之弟孔子弟子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為

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訒蓋知其事之無不難也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身而為入德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息井切疚居宥切夫音

扶

集曰疚病也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内省不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怍則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晦菴朱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晦菴朱氏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子夏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本橫渠張子上蔡謝氏說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之矣何患乎

無兄弟耶子夏欲寛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氏

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致堂胡氏曰子夏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切愬蘇路切並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愬巳之寃也愬蕪

意　譖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於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久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為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本晦菴朱氏說　成都范氏曰譖愬不行可謂明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為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産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上曾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為政之大端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之無食則民饑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

國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兵以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此聖門弟子所以為善問與晦菴朱氏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毛曰鞟

註疏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無以異也本晦菴朱氏說

白石錢氏曰虎豹之皮以其文之

足貴也若去毛而為鞟亦無異於犬羊之鞟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又取其一故為什取二也哀公

以年饑用不足為憂問於有若有若請專行徹法蓋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邪百姓苟不足孰肯與君以自足邪蓋深明君民一體之義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為政所當損益者矣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天台陳氏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足民雖相反而實相

成年饑用不足哀公但知為國之病而不知民之病尤甚民之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以足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

謂彼之死生可以隨已之所欲虛用其力而實無所損益於彼可不謂惑乎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小雅我行其野之詩也富益也東溪劉氏節謂夫子引是詩以明其人愛惡如是誠不以為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龜山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集曰齊景公名杵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道之大經盡矣政者正此而已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故夫子告之以此惜其雖善夫子之言且知君臣父子不正之患而不思有以正之蓋從而不改者其後果以繼嗣不立啓陳氏簒弑之禍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折之舌切與平

聲

集曰片言猶一言也白石錢氏折斷也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晦菴朱氏節謂獄之難折而子路能以片言折之者蓋其見明而信著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故不假多言也子路無宿諾一句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明之言子路平日於人無所欺故人亦無敢欺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曰訟者人有所爭而訟之公也聽謂受而決之也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聖人之聽訟夫豈易及而曰吾猶人者蓋不貴於能聽而貴於使之無訟也本西山真氏成都范氏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諸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晦菴朱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_{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曰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_{晦菴朱氏}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扶持而勸奬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

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不相反也南軒

張氏　節謂君子長善而救失樂與人為善者也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帥絹律切

集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成都范氏　致堂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荀子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爲盜矣雖賞之亦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邪邢氏疏致堂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㫖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切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仆也邢氏䟽

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言子為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為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矣李氏謙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並音扶好下行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

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河南尹氏曰處以下人不皆自修於内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自矜髙也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葢色取仁而行進則必不能質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分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

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惡並吐得切三與字並平聲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也致堂胡氏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晦菴朱氏攻

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崇德脩慝辨惑切己之務也樊遲於遊息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邢氏疏天台陳氏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問知之知並去聲知人之知平聲鄉去聲陶音遥遠並如字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子因樊遲仁知之問而告以愛人知人此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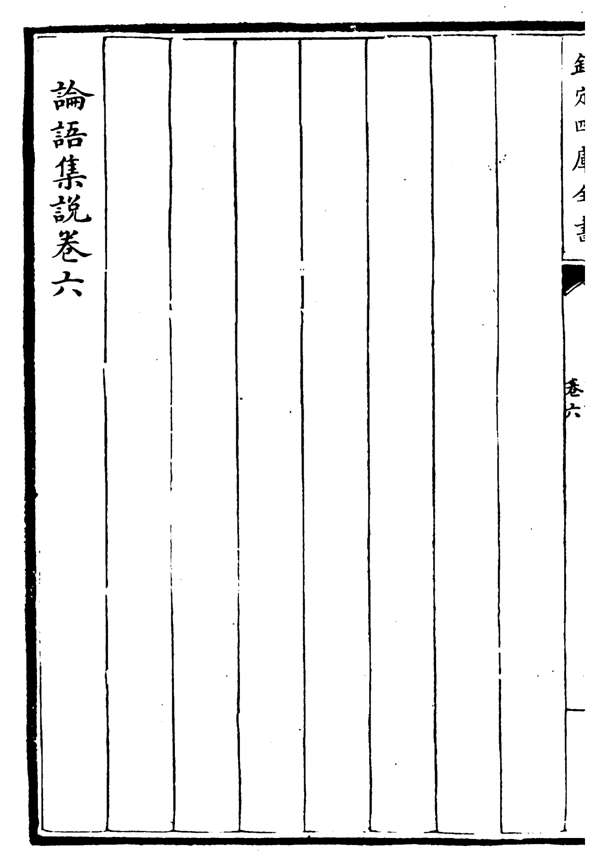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猶有疑而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臯陶伊伊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龜山楊氏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而獨曰舉臯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于有司亦惟臯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兹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切道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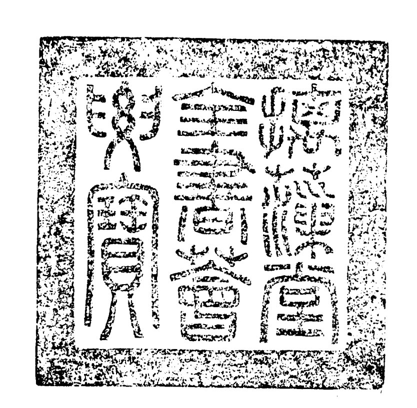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晦菴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曰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南軒張氏曰非但切磋之又益從容浹洽相觀而善亦是也君子以文會友將以友而輔吾之仁也東萊呂氏曰所以會友責善朋友之道故友所以輔仁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故文



論語集説卷六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覆校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笪昌基